

一周间西北旅行记

近年常听得“到西北去”的呼声,常看到“开发西北”的论文,不知不觉地对于西北的事也渐渐注意,于是“到西北去”这句话,慢慢地在我心中发生了实践的热望。事有凑巧,一月十三日《北平晨报》发表了平绥路发起“西北考察团”的消息,专门以上学校的学生可以随便参加。那时候的惊喜哦,简直是哥伦[伦]布奉了西班牙女王的上谕。

二十一日,上午七时以前,在正阳门车站集合。那时候天还没亮,月色很好。我们全团共二十六人:北大五人,清华十人,燕京四人,天津汇文二人,中法、财商、工商、育英与天津礼和洋行各一人,备有三等客车及膳车各一节,虽然是二辆破车,却似乎行色甚壮。

十时五十分到青龙桥,下车向长城出发,这天天气还晴和,风并不大,顺着指路牌前进,不久就到城下,关门上有“居庸外镇”四字,出这重门就是塞外了。所谓万里长城,在下面看来是一道山起伏的长墙;登其上,又像是一条又阔又长,忽而上升、忽又下降的砖砌的梯阶;两旁各有一道高起的短墙,向北的一面筑有雉堞。我们一路走,一路两边儿看,才知道历史上所谓长城之险,洵不虚传。

二十时到张家口,站长领我们到附近街上参观了一周。街道很宽广而整齐,商店也繁盛,蘑菇店、皮货店尤其多。只是行人极少,据说口外人习惯如此,晚上是不常出门的。

二十二日,九时下车,雇一向导,出车站指西北方走,过清河桥,桥面是砖形的木块砌成的,看去与砖地无二,但是有年轮表明着他的本质。再穿过东关街,大约十里路到赐儿山,山上有云泉寺,寺内石壁间有两个泉洞,相距不过几

本文原载于北平禹贡学会《禹贡》(半月刊)
1935年3卷2期。孙媛贞,江苏武进人,曾任江苏省立徐州女子师范学校教员。曾发表《禹贡》、《职方》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所记物产比较表》《明代屯田制研究》等论著。

摘要:

尺,而右洞终年坚冰,左洞则四时不冻,我们去参观时,也仅有很薄的一层冰而已。问问寺僧,但说是山灵的巧妙,不能道其所以。洞前有耸然亭,寺前,沿山脊有好几座亭子,都面东立,可以俯瞰张家口全境。最下是察省物产陈列所。山麓有许多逊清王公贵官们的墓碑,和乞丐住的垫着干草乱放着什物的土洞子。由此又走了好几里才到上堡。察省省政府、教育厅、二十九军司令部、《国民日报》报馆、省立师范学校,以及专为二十九军女眷设立的培德女校,都设立在玉带桥一带。沿路市廛也很热闹,最惹我们注意的是刘把式膏药店、马公道剪刀店、青盐庄、鞍马店等等,好些招牌都是汉蒙文对照的,就是省府门前的布告也是如此。到大境门稍憩,饿极了,随便跑进一家饭馆就大咽其烧蘑菇与扒羊肉。果腹而归,一路所见的新奇事物也不少,譬如刚从大境门进来的满载行装的骆驼,和牵着它们的蒙古人,他们从头到脚的装束,我们看来都很新鲜特别;同时他们也在用奇异的眼光打量我们,大概彼此有同感罢?

二十三日,八时下车,改乘长途汽车。由北门进大同城,出西门,不久就入崎岖的山路。尘土在车后飞扬,汽车颠簸得像只破浪的海船,每逢险狭处,就只能下车步行。十时左右到云冈堡。下车就见崖壁峭立,屏风似的展开眼前;堡前楼阁层起,就是石佛古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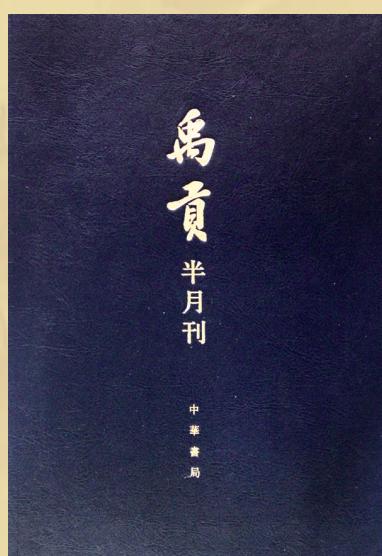
了。入寺第一个石窟,就有高楼掩护,铁锁严把守着。寺僧殷勤招待,我们便先到西边一个佛龛洞去。这石洞既高深而又广大,正中是一尊大佛,四壁、洞顶,甚至于门框上,都满满的刻着石像,或大或小,都活泼地表演着各种的姿态,这时寺僧已把护佛楼的楼门开了,于是连忙跑过去,一直跑上三层楼,这儿还只能看到佛的肩胸,更上一层,这才窥见了佛容。这是七丈多高的大石佛,庄严伟大,可叹观止!但是经后人涂金饰彩,装点得同泥塑木雕的佛像一样,未免可惜了!

于是转而上山,到巅上却又是一片平地,而且都是垦熟的田地。恍然悟云冈这“冈”字之来历。回到石佛寺,在一所精美的西式客厅里喝茶、吃硬面包。十四时乘原车回大同,先到九龙壁,再到民众图书馆,借一份城市全图,把游览的路径看个明白,然后出发。馆中主事先生很热心指导我们,并且把本县的县志也捧出来给我们看,最后说,上次冰心女士也来过,她很赏识南寺的壁画。我们道谢出来,先到上寺(即大攀岩寺)登大雄宝殿,殿前有一个八角石柱,上面刻着“佛顶尊胜陀罗尼幢”,是辽太康二年的遗物。据说大殿也是辽代建筑,十分宏丽,可惜光线太暗,四边都漆黑,用电筒一照,满墙都是很美的壁画,寺僧说是明时绘的,却一些也没有损坏。此外还有许多历代留下的石碑排立两旁,

可惜未能细读上面的文字。其次到下寺,又到南寺(善化寺)。途中经过女子师范学校,我很想能和这里的学生谈谈,但是全放假回去了。有一位留校的先生领我们参观校舍,记得礼堂上正中有两条标语:“女子应该消除虚荣心”“早晨起来呼吸新空气”。女子教育的口号如此而已?还是另有深奥的含义呢?

从一条由南门直达北门的大街走回去。这条街可以分做显然不同的两截,中间以四牌楼为界,南半截是一团古老的乡土气,满街摆着小货摊,有卖香烛、年码的,卖冻羊头的,卖各式各样杂货的,两旁是高挂幌子与棉门帘的米盐店、糖坊、面馆、铜器店,以及墙上用墨大写着“留人小店,茶水方便,来者通顺,去者发财”等广告的小客店。街上行人拥挤,间或也看到一二个小孩伶仃的妇女。北半截就大不同了,杂货摊逐渐减少;高楼大房,各处有大玻璃窗陈列着商品,洋货店、钟表行、电料行、理发馆、新式澡堂,都整整齐齐,像模像样!城外还有好几家大旅馆。这是何等明显地表示了铁道对于城市的影向[响]啊!①

文/孙媛贞



《禹贡(半月刊)》(全十一册),中华书局2010年出版。